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芦山

征访资料汇编

(第二辑)

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

随军人员的回忆

芦山县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人员名单

红军轶事。地主还乡团的罪恶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说

明

一、芦山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经过的地方，为了尽快地弄清红军过芦山的历史，我们在芦山县志办公室的协助下，整理汇编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芦山征访资料汇编》，以作为内部研究和参考的资料。

二、本汇编资料的内容，均系口碑征访资料。其中所记载史实不尽准确，有的甚至可能失实，尚需进一步考订核实。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我室同意，不得引用或转抄。

三、本汇编资料绝大多数稿件由芦山县县志办公室提供。我室在打印前，对稿件作了一些不失原意的文字上的加工整理。

四、本汇编资料收入的稿件，均为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的征访稿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后的征访稿件，我室将陆续^汇辑成册。

中共芦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红军在芦山的军事斗争情况

中共芦山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红军巧打教导师。白军并火告大捷	牟文林 (1)
石山寺红军与白军激战概况	邹 铜 (4)
难忘的溃军向导周士元	殷定宇 (6)
关于31军93师南下过芦山的回忆	县委党史办 (13)
红军独立营营长张体顺	殷定宇 (18)
访红军少先队区队长任明星	杨旭峰 (22)
一九三五年红军在太平打土豪概况	
.....高庆昌、杨克荣、陈绍琳、乐和篪	(25)
红军长征史拾零	杨旭峰 (26)
游击队员王开仁回忆参加名山作战经过	王成福 (27)
一九三五年红军路过太平及黄正全判乱始末记要	
.....高庆昌、杨克荣、陈绍琳、乐和篪	(29)
革命回忆录	杨旭峰 (43)
逮捕杨茂先——杨团政	高庆昌、杨克荣、陈绍琳、乐和篪 (46)
红军镇压大恶霸樊锡珍	杨旭峰 (47)
狂轰滥炸的国民党飞机	杨成宗 (48)
红军十战士壮烈牺牲	杨旭峰 (50)

激战尖峰顶.....	杨旭峰 (53)
红军优待俘虏.....	殷定宇 (53)
九军团随四方面军南下参与打天全的情况(资料摘抄).....	(57)
纪律严明的红军.....	牟文林 (66)

红军巧打教导师，白军烽火告大捷

牟文林

长征后期，红军越过草地，翻过夹金山，南下向川西平原挺进，并提出口号：“打到成都过年吃白米”。为了阻止红军行动，国民党便调集兵力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进行了精心布防，企图将红军阻止于川西平原大门之外。

民国二十四年，农历九月中旬，国民党二十一军教导师一旅（旅长姓石），在红军乘胜追击下，慌忙败退到龙门乡，组织防御。

龙门乡，位于芦山县城东北约十七公里。四面环山。川道南北长约五公里，东西宽三公里。龙门河（属青衣江上游）由北向南穿插而过，将龙门乡分为东西两岸。河宽几十米，水深流急。山地起伏连绵，最大比高约二百米，山体多为南北走向。国民党军依据以上地形，采取侧面袋形布防的战术，放弃河西，扼守河东。从龙门乡团溪坝立立坡开始，到天宫庙岗、甘镇上，龙头山、麻窖头、任家岗、张家沟、月光庙岗，凡地势高的山背都构筑了碉堡。还挖有大量的战地工事。同时又加固了团溪立立坡、天宫庙岗、大木坪岗原刘相部队五月份追击红一方面军后驻该乡修的几个碉堡。又将南边隆兴乡龙虎山铁索桥砍断，升隆、隆兴、龙门三乡沿河所搭独木桥也全部撤掉，断绝了两岸行人交道。当时，国民党军旅部指挥所设在窝本张继武家。医院设在指挥所侧面麻窖头郭文新家。离敌指挥所上面约一华里处的骆世雄

家，设一个营部坚守古城坪。企图以大川河为天然屏障，阻止红军越过五甲口，进攻名山，向川西平原接近。与此同时，隆兴乡、升隆乡（现改升隆），大体按龙门乡相同的部署进行了布防。

农历十月初七日，红四方面军九军等部，为达及早进入成都之目的，由双石进入仁加乡，然后插大坪坝（现在同盟大队）到隆兴乡下里村（现改上里）直至龙门乡青龙场。红军到达青龙场后随即在河西进行了军事部署。将指挥部设在青龙场背后王应忠家。部署的当天下午，红军即在青龙场隔河与对岸布防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枪声、炮声，打得很紧张。国民党还出动了飞机支援地面战斗。激战到天黑，双方仍隔河相持。最后阵地上只是互相喊话，此时枪声已由多变少，有时偶尔也打上几枪。

两天以后，双方阵地好象松弛下来。红军详细勘察了河东地形，了解了国民党军布防情况，访问了当地群众，认为不能硬打，必须采取偷袭，巧打的办法。当地老乡田大勋、付已贵（外号人称麻爷）二人主动帮助红军带路。农历十月初九晚上，二人便带领红军，神不知、鬼不觉，走关坡顶、青龙关，大八步的岩脚下鱼跃龙门偷渡过了大川河，进入对岸，接着又翻越镇西山的林宝凹，走大岩牵，鹅公包，到大泽岗，小泽岗。直插国民党军防线后侧，抢占了有利地势，将国民党军顺山包围，埋伏在山上。

第二天拂晓（即十月初十日），红军对敌突然发起进攻。一时间

杀声振天，红军部队居高临下，由山上向国民党军直冲下来。河西岸红军同时向河东发起攻击，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由于红军出其不意，国民党军不知所措，弄不清红军究竟有多少人，一下失去了抵抗能力。驻守在团溪立立坡、天官庙岗两个碉堡的国民党军到上午就失去了阵地。古城坪、大泽岗、小泽岗的士兵在碉堡里看见两处较高的阵地都失了，便象崩山一般地溃退下来。白军指挥^所在右上方的阵地失去后，也失去指挥控制，无法阻击士兵的溃败。在访问骆国永老人回忆时，他说：“兵败如山倒”，这话不假。当时，在指挥所的石旅长，见兵败下来，连华杆都不坐，丢下部队便抢拉了任家岗一老乡张明祖背上他的东西，化装后沿月光山翻溪堰山向雅安五甲口方向逃跑了。结果国民党军拼命抵抗到天黑，晚上便象潮水般地溃退到隆兴乡。驻守在隆兴乡的国民党军立即喊口令。石旅长部属白军对答不符，隆兴守敌认为是红军从上面攻将下来，立即向对方开枪。而败退的国民党军又认为红军从下面进攻上来，也向对方开了枪，结果互相并火。双方就在隆兴乡石山寺的甘溪坝坝头打了一整夜。待天亮时（即农十月十一日），才发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发生了误会。双方死伤共四五百人。这时红军便乘势猛攻下来，国民党军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大部被红军围歼。剩下的残余走升隆翻山向雅安中堡逃跑了。事后当地群众一个一个将这些白军尸体拉抬到石山寺庙子侧面埋了几毛坑。最后隆兴铜古庙苏玉龙（归根教的掌坛师，

反动会道门)还给死亡白军立了一石碑，上写“抗战阵亡将士”为纪。不久红军就占领兴隆乡、隆兴乡、龙门乡，顺大川河一带直至宝盛，控制了进攻川西的大门镇西山。

此稿访问七十六老医生，骆国章，古城坪骆国永，参加过老红军的张德义、老人李万福、杨占盛老人，证实住古城坪的国民党军是教导师。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日

石山寺红军与白军激战概况

邹钢

此料是通过走访铜古，石山寺几位老人口述，综合，有两种概况：白军自打，造成200余人死亡；红军以小股部队偷袭白军，接火后，立即撤走，造成敌人自打，激打一夜。

综 合 概 况

1935年，^国民24年农历10月初七，白军模范师驻在铜古，大约一个团，白军教导师驻隆兴场，白军驻在石^山寺有一个营，白军住在卫伙有一个连，白军驻在青龙场是白军石绍武旅，白军全属杨森部。而我红军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国民24年10月初七凌晨白军飞机在芦山上空不断盘旋侦察我红军行踪，同时在仁加大岩洞丢下数枚炸弹，企图用地面搜索，天空轰炸，前堵后截来消灭我红军主力，而

敌人轰炸半天一无所获，只给当地人民留下一个白匪军来了，老百姓又遭一场洗劫，敌机悻悻而去，人民盼望红军，而我红军正乘敌空隙向驻芦山之敌迂迴包围前进中，同日入幕时我小股红军已抵达^七山下大坟坝，我军摸滑铜古，石山^寺驻敌情况后，在晚上十点左右以小股红军5~6人向敌人偷袭，涉过河水向石山寺敌人开火，接火后，立即撤走，当石山寺敌人用密集的火向我红军射击时，驻在卫伙敌军，误认石山寺敌军已与红军主力接火，立即出动向石山寺增援靠拢，铜古敌军也出动，隆兴、青龙敌军已蠢动身。在敌人一片混乱中，卫伙敌军同石山寺敌军接不上口令，铜古敌军与石山寺敌军也接不上口令，彼此激战一夜，打死200余人，天亮时石山寺周围尸横遍野，敌人在一片悲哀中，将炮灰们尸体丢在石山寺三个大毛坑中。我军此战无一个伤亡，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难忘的滇军向导周士元

殷定宇

(根据隆兴公社铜古二队苏凤林老人(七十七岁)的口述整理)

在我的一生中，经历了三个朝代，其间的所见所闻确实也不少。辛亥革命时，我乡的同志会领导人高廷斌带领天芦宝人民攻打满清王朝一事，是我乡人民的光荣，又算是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但我那时幼小，未能参加，只听老一辈谈了一些，至今印象也不深了。就国民党的腐败政府对我乡人民的血腥统治，时而种烟，时而割烟，时而清剿土匪，苛捐杂税繁多，但我家是穷光蛋，加以我不想发洋财，以务农为本，然也不免身受其害，若要想起这些往事，我只有痛恨骂人，或者把它忘记，免得惹人呕气。唯独有一件小事，使我记忆犹新，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每一想起，就增加了我的勇气，使我重新做人，多想为人民为党做点好事。

提起这件小事，可以说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相似，又可与传记文学中所扬述的那飞檐走壁舍己救人的好汉行为相同。所以在解放后，乡上或学校请我要讲这件事，我都愿作宣传，来教育下一代。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农历十月初，我红四方面军从懋功打垮了杨森后，长驱直入，南下攻克宝兴，直抵芦山，国民党派二十一军

两个师（模范师、教导师）的兵力，却忘凭沫水河天险，同红军抗拒于龙门，隆兴，升隆三乡的沿河地带，阻止我军前进。十月初九，敌军又派了二十多架飞机来滥轰滥炸，妄图作垂死挣扎。我军与敌方隔河激战，只听见那炮声隆隆，机枪轰鸣。当时我乡的老百姓，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很多青壮年都逃往深山老林躲藏。当天晚上，红军由龙门乡攻来，驻在仁加乡大坟坝的朱连长（名不详）奉上级命令，叫该连趁夜间因渡沫水，共同配合作战。说来事情也很凑巧，当红军从龙门攻下后，国民党的二十一军~~模范~~^教师闻风丧胆，连夜溃退到隆兴，驻在隆兴的教导师认为红军攻来了（有的说是二十三军）。因在夜间，情况不明，又加双方口令不合，互相发生了一场混战。直至天明，才知是双方误会。可是两方已打死几百人，横尸遍野，血染沟壑，敌军迫于龙门已被红军占领，形势所逼，不能久待，只得收拾残兵败将，仓惶溃退。有的顺河退至升隆、沫东，有的想翻山（罗纯岗）走捷徑退至五家口。教导师的一师人，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一营多人了。夏师长下命令要从罗纯山撤退，但罗纯山山高坡陡，树木参天，森林茂密，荆棘丛生，又多岔道，路徑不熟，需要寻找乡人作向导。于是下令搜遍铜古庙与张山一带的住户，但青壮年多逃至深山，只抓来了十多个年老瘦弱的妇女，要叫她们带路，逼得这些老年妇女哭哭啼啼。敌军还威胁说：“老子为你们打仗，打死了好多人，今天叫你们带一下路，你们还把男的弄来躲藏，你们今天不把男的交出来，先烧你们

的房子，就地枪毙你们！”一派兇恶的胡言乱语，暴露出了一付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在此生死的紧要关头，吓得我的母亲跑回家来把我喊了出来。我怕母亲受累，顺从母亲意愿，去见了夏师长。夏师长见我一来，又看是一个壮年小伙子，他装出一个假惺惺的样子，皮笑肉不笑地说：“请你给我们带一下路，带过去。”他用手指着罗纯山说：“只要你将我们队伍带过去，我还奖赏你的大洋”。接着他又威胁我说：“你们这些人，共产党来了要杀死你们的，不如给我们一路到名山去，免遭其杀身之祸。”我当时在他的威胁利诱之下，同意给他们带路，以保全我乡人民与我母亲的性命安全。我急忙吃了点饭，就同教导师夏师长所带的几百人一道出发。当然是我给他们当开路先锋从铜古庙至胡家沟，走捷径爬上大面坡，绕小道登上罗纯山顶，举目远眺，西面的山下是红军刚占领的隆兴乡，东面的山下，五家口，中里场呈现在眼底。我给夏师长说：“顺山而下，下面就是五家口了，你们可以自己走吧，我要返家了”。夏师长说：“不行”，非要我带拢五家口不可。又逼使我把他们带到五家口场上。进场后，夏师长命令部队休息。这些部队一进场，有的逮鸡，有的捉鸭，住进民房，有的士兵象饿了三天三夜一样，急忙杀鸡宰鸭煮饭，搞得一踏糊涂，有的士兵象十天十夜没有睡过觉的样子，钻进民房，就倒上床铺，呼呼呼，象打雷一样。至于我呢，胡乱吃了他们一点东西，也和他们一样倒在床上。但我一夜未曾合眼，心里想到了天明后他们又逼我给

们带路，那该怎么办呢？我睡至半夜，趁他们不防，借着解小便，溜出房门，在漆黑的夜里慢慢摸出场口，顺着来路，走到半山，这时天已微明，我不敢走大道，绕着崎岖羊肠小路，翻过罗纯山，回到家来一看，我们红军已占领了我乡了。

时隔几天，红军朱连长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要把所拣的敌人枪支交出来，余德宣交了二十几支，周士元也交十多支，其余的三支两支都一一交出了。以后乡上成立了游击队，周士元与我一同也加入。在一次会议上，朱连长叫周士元讲他为红军立下战功的经过。我一听朱连长的话，心中感到诧异。因周与我从幼年同窗读过几天书，青年时同住一个村务农为业，虽然他胆量很大，臂力过人，人又比较机智，但他从来没有离开家乡过，也没有参加过红军，怎么说他为红军立下战功呢？在会上，周士元放开嗓门，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当滇军向导的经过。那是他同我一齐当向导的同一天（农历十月初十）敌军模范师捉住了他，叫他当向导，他说：“我们是种庄稼的人，怎个当得来你们的向导呢？”敌军说：“叫你带路过山”，周停了一下说：“你们叫我带路同你们一道去，我家的老母亲由谁人来供养呢？”敌军气愤地说：“你这人太刁恶，你不带路，我们就先打死你，免得你二天拿得共产党杀你”。敌人说干就干，就动起手来，打得周士元头肿眼青还不许他喊叫。周士元心里想：老子不给你们带路也是死，给你们带路也没有活命，要死老子也要抓两个本钱。他慢吞吞地说：“我带、

我带，不要打我了”。那些敌人奸笑着说：“这些人就是宜整不挨几个不晓得好歹”。于是，周被迫同敌人一道出发，他在前头带路，大路不走，专走崎岖小道。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又是荆棘，又是青苔，虽是十月天气，也爬得敌人汗流浹背。他一时爬陡坡，一时下悬岩，敌人所牵的马匹无法行走。为了逃命，连马匹也不要了，沿山都丢下很多马匹牲口。因周是本地人，对这里的山路很熟。为了报刚才挨打的仇恨，他横下一条心，决心将敌人带至绝路，与他们同归于尽。于是他绕道带着敌人爬到大林顶的悬岩外，趁敌人不防，将身一纵，跳下悬岩。幸他落在悬岩半腰的树叉藤条上，没有打死，也未受伤。他急忙攀下树藤，拼命地往山下奔跑。那在悬岩上的敌人，眼见他已跳岩，又不敢鸣枪射击，怕暴露目标，因山下已被红军占领，怕红军闻着枪声追来，急得敌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慌意乱，只得另找生路。但大林顶悬岩处，尽是陡壁，似如刀削。只好绕道。至大林顶侧边的几十米处，岩坡稍微缓和一点。但从未有人的足迹。敌人军官下命令，从这缓坡攀下，那缓坡上刺巴又多，敌人也顾不得刺巴刺身，连滚带爬，滚出了一条大道。那见方十米处的荆棘，被敌人得来一躺平。有的敌人打滚下来被打死，有的被摔伤，有的面部与手脚刺得鲜血直流。刺巴藤上，沾满了敌人留下的血迹。

周士元逃至胡家沟，肚子才感到又饥又饿。他跑进王家大院，揭开大锅一看，一大锅米饭，原来是敌人顾不得吃而急于逃命留下的。

他吃了几斗碗饭后，停了一下，想到我乡逃难的人躲藏了一天，已够饿了，不如将这锅饭给亲人送去。因无家器装饭，他用柴花子把锅撬起，连锅带饭顶在头上。下至沟口，叫躲藏在沟洞里的亲人出来吃大锅饭。乡人听见周士元的呐喊，从洞里慢慢爬了出来，眼见一大锅饭，真是雪里送炭。大家用手抓来就吃，将一大锅饭全部吃完，大家饱载而归。周士元在第二天，又上山去将敌人丢下的枪支，共拣了十多支，以后全部交给了朱连长。

我当时听了周士元的报告后，对他的英雄行为感到无比的敬佩。但我的内心感到多么的惭愧。因我与周同时作溃军的向导，他就能机智勇敢地为人民作点好事，使得溃军狼狈不堪，几乎全军覆没，而我呢？贪生怕死。将溃军带至五家口，使敌人没有受到我军给他们应有惩罚，保全了敌人的狗命，同是两个向导，两相比较，周士元的英雄形象多么高大，而我的丑恶行为何其渺小。以后我参加了红军，任独立营第三连的事务长时，我都要向周士元的英雄行为学习，我随军在邛崃沙坝、天车坡、蒙顶山一带搞事务工作，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把事务工作搞好，使我军战士吃饱了饭好歼灭敌人。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奉命北上，我营担任掩护红军撤退任务。上级命令我带一个班担任宰毁玉溪河与隆兴场的两座铁索桥，我同战士们一道，奋不顾身，不怕敌人的追击，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想尽一切办法，用大石砸铁链，用火烧铁锁，终将两座铁桥宰毁，使我

红军能顺利地**从风门洞到黄木坡退至灵关**。从玉溪河撤退的红军也安全地从**马林山到紫炎县到灵关会合**，完成了红军安全撤退的任务。这在我一生中，也算为人民作了一点好事，也是我从周士元的英雄事迹中吸取来的力量而得出的结果。

现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周士元也随军北上了。我一想到他，就联想到**一定在长征的征途上做出更多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但多年来，他一直杳无音信。几十年来，周士元给滇军当向导**英勇不屈**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难以忘怀。

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记